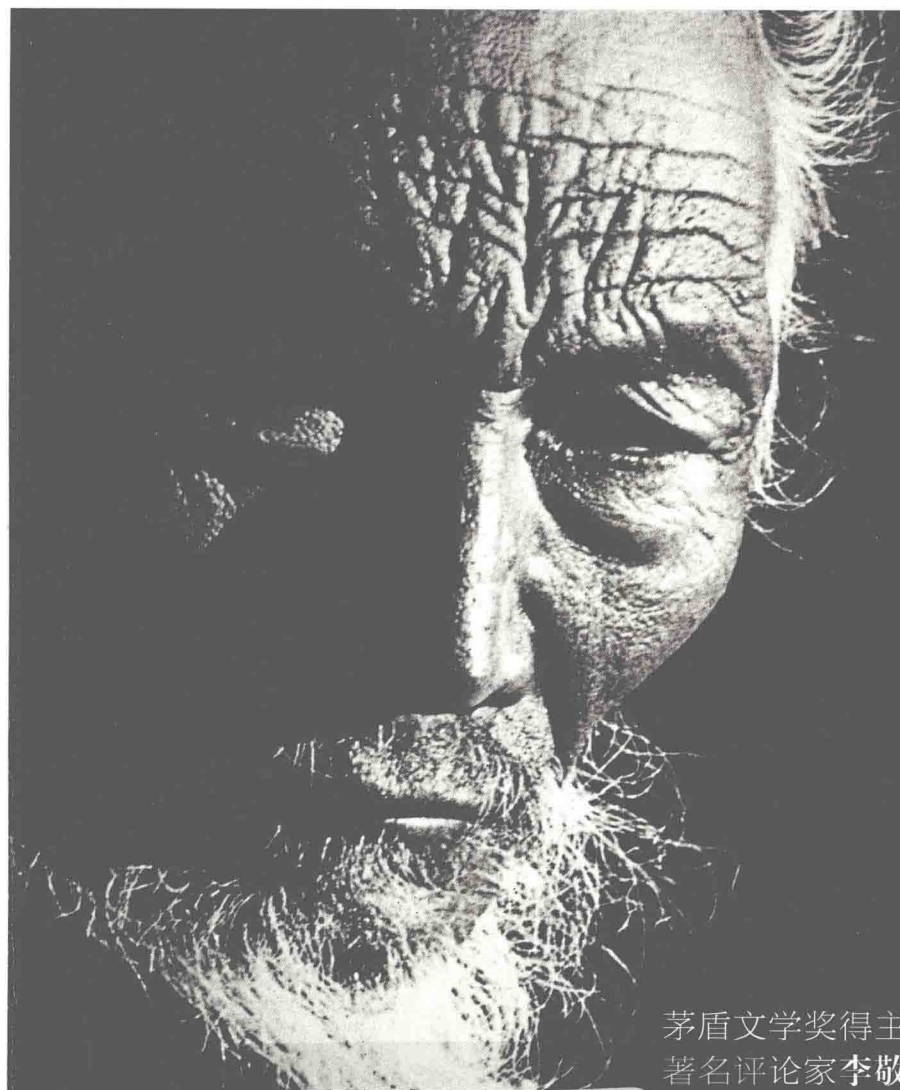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茅盾文学奖得主**刘醒龙**、阿来
著名评论家**李敬泽**、**施战军**
联袂推荐

第一部藏族作家讲述西藏近五十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
再现藏密大师米拉日巴的传奇一生
挖掘民族的灵魂 还原真实的西藏

祭语风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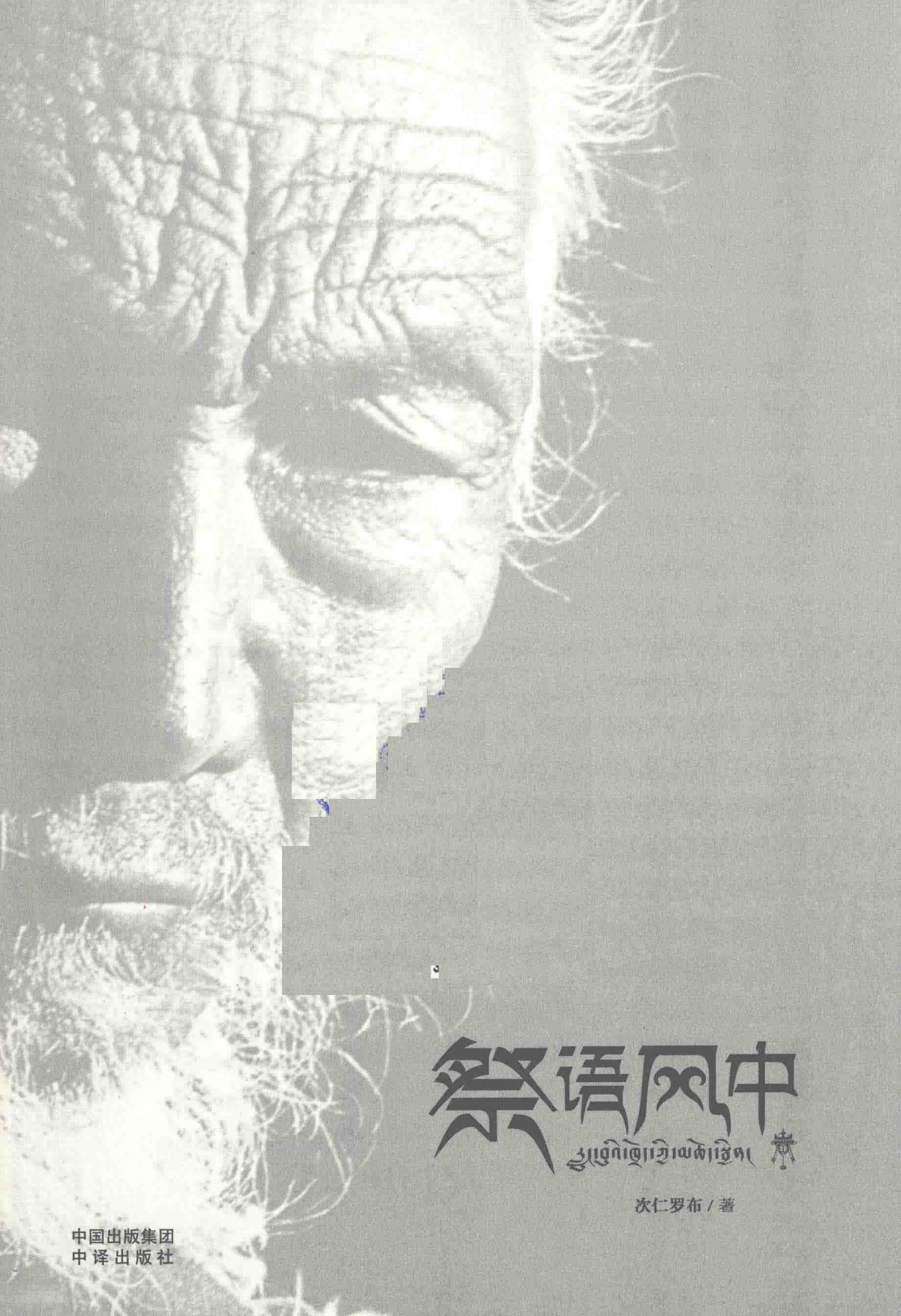
ဒုလ္လိတဝါဒါနီဝါဒီ
次仁罗布 / 著



次仁罗布 /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

祭语风中

ཡུལ་གྲིང་གི་རྒྱུ་ལོ་ལོ་ལོ་ལོ་

次仁罗布 /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祭语风中/次仁罗布著. 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001-4225-6

I. ①祭… II. ①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9482 号

出版发行 / 中译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 68359376, 68359827 (发行部) 68359523 (编辑部)

传 真 / (010) 68357870 邮 编 / 100044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h.com.cn>

总 策 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刘黎黎

责任编辑 / 刘黎黎

封面摄影 / 车 刚

封面设计 / 孙艳武

排 版 / 竹叶图文

印 刷 /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10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 / 28

字 数 / 350千

版 次 / 2015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 / 2015年8月第一次

ISBN 978-7-5001-4225-6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你听过鹰笛的声音吗？那声音，能让人的骨头融化，魂飞魄散；

你读过《度亡经》吗？她能牵引死者的灵魂，走向中阴界。让亡魂不至于迷失，不至于恐惧，不至于孤单，在安详中，去踏上来世的道路；

你了解秃鹫吗？它在将要老死的时候，预感扑面而来，然后独自离开族群，振翅冲向天际。最后，被太阳的强光焚烧，化成一团火球，灰烬从天际散落到大地上，不留一丝痕迹；

你见过天葬台吗？几百年来，在那黑黢黢的石台上，每天都有生老病死的藏族人，躺在上面化为虚无，唯有灵魂，承载善恶的果报，像风一样轻扬而去。天葬台，既是此生的终点，也是来世的起点；

你去送过葬吗？在桑烟缭绕中，彻响着僧人的扎玛如和绵长的诵经声。秃鹫从天际扇翅扑棱棱地飞落下来，在石台前躁动地等待布施。天葬师为死者完成最后的仪轨，用血和骨肉完成今生最后一次施予，以此减轻此生积聚的罪孽。送葬者经历这一仪式的洗礼，会对人生、生命有一次全新的思考，从而使心变得纯洁而安详！

献给白鹤





目录

上卷

- 第一章·聚散 / 002
- 第二章·惶惑 / 013
- 第三章·出逃 / 033
- 第四章·谿卡 / 050
- 第五章·少爷 / 070
- 第六章·死亡 / 090
- 第七章·磨难 / 117
- 第八章·诀别 / 136
- 第九章·遣返 / 156
- 第十章·归家 / 177
- 第十一章·俗世 / 198
- 第十二章·平等 / 215

下卷

- 第一章·支前 / 236
- 第二章·复仇 / 255
- 第三章·往生 / 275
- 第四章·日子 / 294
- 第五章·还俗 / 316
- 第六章·劫难 / 341
- 第七章·救赎 / 363
- 第八章·天葬 / 387
- 第九章·农场 / 404
- 第十章·宽恕 / 423

上卷





聚散

帕崩岗天葬台山坡上的简易棚子下，晋美旺扎盘腿就座，面朝低处的天葬台，祈诵《普贤行愿品》。他手中的扎玛如和摇铃，此起彼伏地发出乐音来，给山谷添增了一分安详与寂寥。

山坡上云雾缭绕，徐风吹来，它们向四处散开，留下的只有静谧。

一缕桑烟从天葬台边袅袅升腾，如柱地刺向空际，气味里弥漫松柏的醇香；秃鹫离开天葬台，在旭日的的光芒里振翅远飞，化成一些小黑点，嵌在一览无余的蓝天中。

黎明时躺在天葬台上的死者，现在已消亡得无踪无影；送葬的汽车沿弯曲的黑色柏油路，向山脚的村庄驶去；村庄一些房屋的烟囱，飘升淡白色烟子，五色的风马旗在屋顶招展。

山坡上，晋美旺扎穿件黄色的短袖衬衫，古铜色的胳膊露在外面，专注地为死者诵经祈祷：

……目前仍为佛法众生主，弘法利生大德愿长寿，进入寂灭法界善

知识，祈愿圆满无漏之心愿。与我善恶业力连接者，解脱愚昧二障之枷锁，遍知四身极乐佛净土，祈愿一同证物得解脱……

噔噔噔——

嘀铃铃——

扎玛如和摇铃的声音急促地奏响，整个山谷被添得满满当当。余声，随后被徐风裹挟着飘向远方，寂静罩住了天葬台。

朝阳的光从峰顶缓缓流泻下来，金色镀满了整座山坡。棚子背后的坡地上长满荆棘，一簇一簇的，开出黛蓝的碎花来，蓝色怒放在半山腰。再往上，就有三座白塔和各种突兀耸立的褐色巨岩，峰顶缠绕几朵白色的云。

晋美旺扎身陷灿烂中时，他为死者诵读的第一遍经文也已结束。

晋美旺扎把扎玛如和摇铃搁在面前的小矮桌上，取下缠绕于手腕上的念珠。他那张棕黑色的脸上，一刀刀岁月刻出的深痕，开裂在额头、眼角、嘴边，几度的风霜雨雪，也把黑发催生成了花白。

他眯眼望着天葬台，太阳的金光流淌在那上面，石台显得更加的黝黑乌亮。他有些怅惘有些伤感，几滴泪水从眼眶里滚落下来。

晋美旺扎心里在提醒自己：不久之后，你也该躺到那个石台上面去，然后与这个世界告别。这一生你的善业恶业，会在那里被终结。这么一想，他的心为之微微颤栗，周身感到一阵寒意。

晋美旺扎这一生见过很多人死亡的过程，本以为现在能够欣然接受这一切，以为自己把心智训练地足可以不起一丝波澜。但，这滴眼泪，证明他错了。他的内心最隐蔽处，对人世和生命还是有些留恋，多年的修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他发现这个秘密时，脸上燥热，心头涌起羞愧来。

晋美旺扎不想像以往那样，马上开始第二遍诵经，只想晒晒太阳，盘腿就这么坐着。

“你老成这样了，怎么会有要到天葬台上去的想法？”儿子一脸惊讶地问。他的脸色涨红，眼里噙满疑惑，细瘦的八字胡轻微发颤。

那一刻，我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，知道了我去天葬台的意义。

儿子又续上一根烟，吐出的烟雾在他头顶翻卷飘散。

他的内心痛苦不堪，但我不能被这种短暂的苦相，绊住自己的誓言。

晋美旺扎只想静静地待着，不要让纷杂的想法扰乱自己的心境。他要用这安静的时刻，解析这几天黎明时，梦境里时常出现的那只火红鹦鹉和自己裸身骑头驴向南走的寓意。

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，接着又是喇叭声，这些声音由远而近，转瞬间又离他远去，最后消失掉。晋美旺扎清楚这些车子是去帕崩岗寺的，车里全是朝佛的信徒。

晋美旺扎忆起佛教藏经里记载的“裸身骑驴向南走，红花盛开常梦者，预示生命有障碍。”这几句话来。这梦，无疑是在告诉他生命已无多日了。

火红的鹦鹉呢？他一直破解不了。

阳光开始变得强烈，烤得他血液黏稠，倦容满面。为了摆脱疲倦的袭扰，晋美旺扎起身向旁边的方向走去。

他往山脚的村庄望去，看到有一辆红色小轿车，顺着弯曲的柏油山路正往上驶来。阳光照在车身上，闪耀出很多光的花束来。

难道这辆车跟梦境里的火红鹦鹉有什么关联？

晋美旺扎站在原地盯着汽车看。

车子在盘山的柏油山路上跑了几分钟，来到天葬台下面的拐角处，一下被山坡给挡住，他这才转头继续往前走。

等他解完小手回转身时，那辆红色小轿车，已停在与天葬台接壤的那片开阔地上，车尾卷起的灰尘正纷纷坠落。

车门被打开，走下来一个男人。

看男人的行头，就知道是一个喜欢出远门的人。

男人把脑袋探进汽车里，扯出一个背包和宽檐礼帽。男人把背包背在身上，礼帽扣住脑袋，随即砰地关掉车门。

是带着好奇心来看天葬台的人，晋美旺扎脑子里掠过这个念头。到这时，他确信这男人跟他的梦毫无关系。

男人远远地仰头望了他一眼，头又转向面朝南的简易棚子，再把眼睛移向天葬台上。男人像是寻找到了目标，迈开步子向天葬台走去。

走了十几步之后，男人停下来，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秃鹫的羽毛，抖掉沾染的灰尘，取下礼帽插在帽子边。

晋美旺扎觉得这男人有点意思，不像偶尔来这里的其他一些人，拿着相机噼里啪啦地乱照，还吵嚷嚷的，没有敬畏之心。

男人走到天葬台前背对着他。

这背影一摄入眼睛里，晋美旺扎心头霎那间流动一股热流，激动地气也不顺畅起来。晋美旺扎用手摁住胸口，双腿些微抖动。

这背影到底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，他想不起来。当他再次企图从这背影上勾起某种记忆时，只看到了男人的侧影，他正顺着天葬台边沿往前走。

“您是晋美旺扎啦吗？”男人一脸笑意地仰视着他。

下面的这张脸他从未见过，对于他来讲是一张全新的面孔。

“是我。”他回答完，琢磨这个男人难道认识自己，抑或没准谁让他来找自己的。

晋美旺扎这么思考的时候，男人循着逼仄的陡坡向上攀来。男人脚上的草绿色旅游鞋，轻巧地踩在沙砾道上，几下就攀到了山坡上。

“您显得好老啊！”男人端详着晋美旺扎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。

这种专注与亲和的表情，使晋美旺扎不再感到拘谨，脸上绽出了笑容。

“您找我？”晋美旺扎问。

“是来找您的。我是您儿子的朋友的朋友。”男人从脑袋上摘掉宽檐礼帽。

晋美旺扎面前的这张圆脸很干净，上面五官分布均匀，最醒目的是那两道乌黑茂密的眉毛。他马上断定：这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。

“您是来劝我回家的吗？”晋美旺扎的表情开始严肃，笑意也从嘴角边消失。

“是您儿子让我来劝您回家的。”男人说着把插在帽子上的秃鹫羽毛取下来，仔细地查看。

羽毛上沾染着一些灰尘，毛色显得发灰，没有什么光泽。

“我们到棚子下去谈吧。”晋美旺扎提议。

他没等男人回答，先行走到棚子那头，盘腿坐在垫子上，右手拨弄念珠。

“今天有几具尸体被天葬了？”男人尾随过来，边问边把背上的包取下，盘腿坐在他的身旁。

“只有一具尸体。是个十九岁的男孩。”

他们两人的目光投向下方的天葬台，谁都不再说话。

“生命犹如水泡，脆不堪言！”男人用这句话打破沉默。

晋美旺扎看男人时，他还沉溺在自己的感叹之中。

“你天天看尸体被天葬，余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！”

“自己老死之前，能够给活人减轻心灵的痛苦，给亡魂一个慰藉，这就是我的快乐。”我回答完，感觉身子愈发地沉重，空气停滞、凝固了起来。

我的决定弄得家人既伤心又气愤。女儿背转身，拿纸巾在擦拭眼泪。

女儿哭泣的样子，多像她去世的母亲啊！

那是个怎样的女人？

我选择将要老死之前去天葬台，也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可儿女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，我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。

“您还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呢！”男人依旧望着天葬台问他。

晋美旺扎的目光，从男人白净的脸和宽松的衣服上移开，投向天葬台上，慵懒地回答：“知道您是我儿子的朋友就够了。”

男人把目光收回来，眼里有了一些复杂的情感，说：“我不仅是您儿子的朋友，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六十多年了！”

这男人顶多三十多岁，怎么会跟我认识这么久呢？晋美旺扎脑袋里马上这么反应，嘴上却揶揄道：“难道您是返老还童了？”

“不！我转世了。我的名字叫希惟贡嘎尼玛。”

晋美旺扎听到这名字，马上停止拨动念珠，一脸疑惑地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。

他想起了他的上师希惟土登却吉坚参仁波齐，记忆中存留的仁波齐形象，是个枯瘦而衰老的人。上师已经圆寂近四十多年了，他能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吗？

“我在一家研究单位工作，有时还到大学讲课，专门教藏族文化和宗教。”希惟贡嘎尼玛补充道。他把一直扣在胸口的宽檐礼帽，放在面前的小矮桌上，拾起扎玛如和摇铃，摇动了起来。

扎玛如和摇铃在明晃晃的阳光中翻飞舞动，柔和的声音响彻山谷。

这声音如一根牵绳拽着晋美旺扎，倒回到五十年前的色拉寺，白玛墙、诵经殿、辩经园、木梯、小巷、青石板等在脑海里旋转。

直到希惟贡嘎尼玛轻轻地推他，才从记忆的谷底回到现实中来。

晋美旺扎凝视着希惟贡嘎尼玛，微启嘴却说不出话来。他惊讶扎玛如和摇铃声，怎么开启了他封存的记忆。

希惟贡嘎尼玛把扎玛如和摇铃，重新放在小矮桌上。

“我是希惟土登却吉坚参的转世。”希惟贡嘎尼玛介绍道。

“是仁波齐的转世呀！”晋美旺扎起身，双膝跪地，把额头抵进希惟贡嘎尼玛的怀里。重逢的喜悦泪水，浇湿了晋美旺扎衰老的面庞，但他隐忍着不发哽咽之声。

“起身！我们又重聚了，一同坐一坐。”希惟贡嘎尼玛的手指，穿行在晋美旺扎花白的寸头里。

晋美旺扎从地上爬起，拍掉膝盖上沾染的灰尘，屁股挨在垫子上盘腿打坐。他的皱纹间尚流的泪水，经阳光照耀分外闪亮。

“我年轻时服侍过您的前世？”晋美旺扎解释。

“因这层关系，您的儿子才托人找到我的。但来这里的最主要原因是，昨晚本尊神^[1]在我的梦里显身，她叮嘱我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找您。”希惟贡嘎尼玛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晋美旺扎惊叹道。

“本尊神肯定有她的用意。”希惟贡嘎尼玛的手，搭到晋美旺扎褶皱而干瘦的手背上。

“我也做了个梦！”晋美旺扎说完，喉咙里发出干涩的笑声，脸上沟壑般的皱纹游动了起来。他释然了，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，在他快要离开尘世时，再度与希惟仁波齐重聚。梦中的红鹦鹉不就是希惟仁波齐嘛！

从山坡上走下来几个朝圣的人，他们看到棚子里穿着黄衬衫的晋美旺扎，马上止住了说话，微笑着眼露恭敬的神色，鱼贯地顺着踩踏出来的陡峭沙石小道，向天葬台走去。这几个男男女女伫立在天葬台边，勾下脑袋祈祷，喃喃的声音随风卷到他俩的耳朵里。

晋美旺扎和希惟贡嘎尼玛望着这些人，直到他们离开。

“就这两天，我也会躺到那个石台上去的。”晋美旺扎望着天葬台说。

[1] 本尊神：密乘的不共依怙主尊佛以及菩萨。

“死亡向您昭示了？”

“预示地清晰无比。”

“把一切都放下，用平静的心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吧！”希惟贡嘎尼玛劝导他。

“我会的。”

晋美旺扎从座垫上起身，打开小矮桌，从一个红布包里取出一瓷碗，往里面倒酥油茶；再打开一圆形的竹箴盒，掀开盖子，里面有饼子、熟牛肉、糖果等。

他把箴盒呈给希惟贡嘎尼玛。

一股牛肉的香味在棚子下飘飞，几只苍蝇嗡嗡地循着肉香飞了过来。

“这么丰盛啊！”希惟贡嘎尼玛说着，从箴盒里拣了一块饼子。

“今晨来送葬的人留下的。”晋美旺扎解释道。他把箴盒放在垫子上，重新盘腿坐了下来。

希惟贡嘎尼玛祈祷一番，才将饼子浇着酥油茶，一口口地吃进肚子里。他拍拍手，打开自己的背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条上等的阿希哈达和一本《米拉日巴传》交给晋美旺扎。

“我知道密宗大师米拉日巴对您的一生影响很大，特地买了本带过来。”希惟贡嘎尼玛说。

晋美旺扎打开《米拉日巴传》时，里面夹着一张被翻拍的希惟土登却吉坚参仁波齐的照片，他把书举到头顶，泪落不止。

往事在他头脑里再次浮现，鲜活地以至于让他忘记了那是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情。

“希惟仁波齐，我跟您的前世是在色拉寺杰扎仓播下的因缘种子。那时我八岁，父母把我送到寺院里去出家。可能是荐人的面子大，或因那时我们的家境还比较好，我被直接送到了希惟仁波齐的膝下。我服侍了希惟仁波齐十二年多，他待我也像亲生儿子一般。”晋美旺扎说完停

顿了一下。

希惟贡嘎尼玛聚精聆听，眼睛里充满探知的渴望。

“那时候啊，我每天都跟着希惟仁波齐，聆听他的教诲，服侍他的日常生活，还跟随希惟仁波齐去过热振寺。您记得吗？希惟仁波齐经常告诫我不要虚度光阴，要我学习米拉日巴的救赎精神和坚定的修炼意志。只是后来拉萨发生了叛乱，我们的命运随之也被改变了。”晋美旺扎仰头凝望深邃的蓝天，仿佛在说这一切老天可以作证。

“本尊神让我来找您，可能是想让我记住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吧！”希惟贡嘎尼玛若有所悟地附和道。

“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？”晋美旺扎把念珠缠在手腕上，激动地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讲讲您经历的那些事情吧！”希惟贡嘎尼玛面带微笑望着他。

晋美旺扎双手合十于胸前，闭目祈祷，尘封的岁月在他的脑海里奔涌而来。

风从天葬台那儿吹拂了上来，空气一下凉爽起来。

两人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中，任时间流逝。

直到帕崩岗寺的小僧来接晋美旺扎，他俩这才注意到天色要黯淡下去。

“仁波齐，凌晨时请您给我施予颇瓦法^[1]。”晋美旺扎恳请道。

“我会的，我时刻都在您的身边。”希惟贡嘎尼玛答应。

晋美旺扎衰朽的脸上，满是安详与满足，眼神里充满幸福。

希惟贡嘎尼玛身子前倾，低下脑袋，跟晋美旺扎触碰额头，双手用力地抱住了他瘦弱的肩头。

希惟贡嘎尼玛起身，背上背包，戴上宽檐礼帽，走下陡峭的沙砾小道。

[1] 颇瓦法：那若六法中的迁识法。佛教密宗所说人去世后灵魂迁往乐土。

此时，他的心情沉重，想到晋美旺扎今夜将会死去，自己再也不能活着见到这个老僧人；但老僧人经历的一切，从此留存在了他的头脑里，成为他记忆的一部分。

希惟贡嘎尼玛走到红色小轿车旁，转头向坡上的晋美旺扎挥手，泪花使老僧和山坡都变朦胧了。

他钻进红色轿车，调头驶离帕崩岗天葬台。

晋美旺扎目送那辆驶向村庄的红色小轿车，内心比任何时候都踏实、沉静、坚强。

汽车驶进村庄里，被林立的房屋给掩藏起来。

一阵狗吠声从帕崩岗寺那头传过来，晋美旺扎将目光从渐趋模糊的村庄上收回来，看到天边已经挂上了一轮弯月。

他吩咐小僧道：“收拾东西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小僧提暖水瓶和箴盒，晋美旺扎身背经书、法器，顺着逼仄的简易山道，向帕崩岗寺走去。

背后的天葬台已漆黑一片。

“刚才那人是谁？”黑夜里小僧问，可小僧的脸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
“是我的上师！”

“呵呵——”小僧的笑声荡开过去，被夜色给吞噬掉。

“上师会引我走过这黑夜的。”

小僧又爆发出更加清脆的笑声，黑暗被振动了。

岩石上建立的帕崩岗寺被夜给涂黑，三四盏灯撕破暗夜，在坡地上亮闪，仿佛忧伤地张开的眼睛。

在一个幽深的岩洞里，一盏陶瓷酥油灯的照耀下，晋美旺扎盘腿诵经祈祷。

希惟贡嘎尼玛送给他的《米拉日巴传》，供奉在岩壁上。

照常的诵经结束后，晋美旺扎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好，再把碗里的剩

茶倒掉，茶碗倒扣在小桌上。

一切停当后，他趺趺入定。

午夜时刻，晋美旺扎睁眼凝视供灯照耀的米拉日巴像，再闭上眼睛调动心识，观想希惟仁波齐。

当希惟仁波齐的形象，栩栩在头脑里闪现时，晋美旺扎吐出此生最后一口浊气，将外气给断掉，借用内气，让灵力开始沉潜到脐轮，冲入左右两脉。

一道赤白的光在晋美旺扎前面闪现时，他清晰地听到了希惟贡嘎尼玛的引导声：

“尊贵的晋美旺扎，世间所谓的死亡，现在已经来到您的身上。您要这样思想，这是命中报尽之时。

您要趁此机会，为利乐无量世界有情众生而证圆满佛道，以您的愿力行使您的慈爱之心，以使所有一切众生同证菩提，达到究竟圆满之境。

您既作如是想了，特别是在明光法身，可于死后为利一切有情众生而证时，了知您已契入那个境界，定可获得大手印境界之最大利益。

您要作如下之决定，纵使您不能亲证，您也会明了此种中阴境界，在中阴境界中掌握契合大身，以种种形体出现于世，为一切有情众生，您要服务尽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。

既发此愿，绝不舍离，并全心勉力，忆持平生所习种种功课。”

希惟仁波齐的引导声停止了，晋美旺扎的灵力，探视到天灵盖上现出的彩虹般明光。心识确信，这是希惟贡嘎尼玛施予他的颇瓦法，心识愉悦欢快。

他的灵魂奔向那里，从天灵盖洞穿的微孔里蹿出来，将瘦弱的身躯丢弃在岩洞里，进入到了死后现前的续发明光中。

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